

海海人生

亮妹/口述，吳瑞玲/記錄・整理

我，林淑芬（亮妹）今年 50 歲，低視能，尚能在輔具或放大字體後閱讀。

回想起來，我的視力是十二歲那年漸漸模糊，但是那時並未害怕這個重大變化對我將來的人生影響，因為那時我的世界有阿嬤保護，直到十四歲被養母「退貨」……

出生與童年

我的親生家庭在高雄岡山，有五個兄弟姊妹，我排行老三，從小父母親將我送給沒有生養女兒的小阿姨。愛賭博的阿爸是一名廚師，我四歲時他因為賭債，從小阿姨家把我要回來，賣給他的女同事，我的世界加入了養母和阿嬤。剛到養母家，我除了睡覺外，其他時間我一直哭，哭到最後養母受不了，又把我送回小阿姨家，但這次換疼愛我的阿嬤一直哭，她威脅養母：「如果不把小芬帶回來，我就死給你看。」於是我又回到養母家了。

阿嬤和我住在福隆，除了上學時間外，我黏阿嬤黏得緊，她在廚房煮飯，煮了什麼好料的，我已經印象模糊了，但記得肚子餓，到廚房永遠有得吃；她在溪邊洗衣服時，我在溪裡撿石頭、玩水；當她在菜園種菜時，我玩泥巴玩得全身髒兮兮的。和阿嬤到山上要走兩小時的山路，阿嬤走累了，在山路旁休息，我替她捶捶背，按摩時，阿嬤用慎重的口吻說：「你就要較乖咧，用功讀冊，才不會常常予人拍，知否？」而我太愛玩，偷溜跑去和鄰居小朋友玩，但阿嬤由著我去。印象最深刻是七歲那年，養母氣我調皮，小女生還學人家爬樹，從樹上把我抓回家，反鎖關在浴室，脫去我的衣服，用藤條抽我，抽出一道又一道傷痕，在上面灑鹽。養母說：「我要你記住這個痛。」我永遠忘不了阿嬤用她的身體一直撞浴室門，既心疼又心痛地嘶吼：「別人的囡仔，毋通摑拍啦，會拍死。」

阿嬤常常告訴我：「你是抱來的，毋通共跟小弟小妹爭物件，要較認份咧。」

十二歲國小四年級轉學到汐止國小，因為適應不良造成功課跟不上，常常躲在棉被裡哭，不敢跟大人說我的壓力，大人以為我是為了零用錢不見了而哭。加上那年我連續高燒常達一個月，視神經不知是燒壞了還是被我哭壞了，視力漸漸退步，直到養母發現我把字寫到生字簿的格子外，驚覺「代誌大條」了。

養母帶我到台北天津街的林眼科治療，醫生說：「這孩子不能繼續讀書，否則不用到小學畢業就失明了。」但是我堅持至少要擁有一張畢業證書。

想我人生功課應該有很多尚未完成，當年阿姨背著發燒的我到羅東博醫院就診，醫生曾經說：「這孩子哪裡抱來的，趕快還回去，她身子弱，可能活不過十二歲。」

做學徒，開始打工

十四歲小學畢業，到頭城一家養母朋友開的美髮院當學徒，替客人洗頭兼美容院打雜，例如掃地、擦玻璃、洗毛巾、洗髮捲、洗碗，經過一年進階到學「上髮捲」，因為需要精準的視力，我被迫放棄學「做頭髮」這門手藝。後來到泰山的桌巾工廠，當時正值旺季，我尚可勝任做包裝這種簡單工作，但到淡季我失業了。養母見我「學頭毛、做包裝」兩頭落空，感覺她得養我一輩子，於是養母把我「退貨」，退戶口，送回岡山，這次我知道害怕了，阿嬤不可能永遠是我的保護傘，我得靠自己。

回到與我不親的親生父母身邊，住了三個月後北上找工作也許是我人生另一個出路。到泰山找桌巾工廠的同事「問頭路」，終能在南亞工業區的明達塑膠玩具工廠謀事，當時工廠的婆婆媽媽待我很好，見我年紀小，視力差，工作時總是掩護我，提點我找出氣球破洞的位置。我很高興有能力賺錢了，靠自己的力量再次站起來，回養母家看阿嬤。我也開始到林口長庚醫院治療眼睛，當時月薪五千元，加班加上全勤可領七千，養母替我跟了一個五千元的會，因我常常請假看醫生所以領不到七千元，常常繳不出會錢，她埋怨我：「一個查某囡仔，食工廠、住工廠，那會甲搞開錢。」我不敢讓她知道我在治療眼睛，默默吞下她的怨言。

在明達塑膠玩具工廠待了三年，養母認為我不可能一輩子待工廠，民國七十七年按照她的指令，我去學指油壓的按摩，學成之後，在小型美容院幫人按摩，因為視力造成的障礙不能替客人「美容」，只能當助理，賺不到錢，待了一個月很想回去工廠，但是工廠已準備到移廠到大陸了，於是下定決心找大型三溫暖，就這麼來到台北花花世界。

青春的滋味

在工廠上班，放假日常常和同事到土地公廟拜拜，經過牛角坡憲兵哨，阿兵哥熱絡與我們打招呼、哈啦兩句，於是認識對我有好感的他，他寡言，我愛講話，兩人不甚合拍，每次聽到工廠警衛室廣播：「岡山林淑芬外找。」我就「剝咧等」，見了面他總是不講話，只會送我東西，然後默默看著我。出局，我判他。

第一個男朋友是哥哥為我佈局的，那次郊外踏青，哥哥安排他的好友 L 牽我的手保護我，這次來電了，但 L 後來回台東當兵，我們通信保持聯絡。但此時有另一個男孩出現在我模糊的視線中，後來成了我的先生；他的工廠也在憲兵營區附近，那次他參加憲兵營聚會對我一見鐘情，我拒絕了，因為我認定我已經有男朋友，不可以花心。L 回台東之後雖保持書信往來，但在信中他提及到三重阿公家玩，卻遲遲未通知我日期，打了電話，一次又一次，他均未接，我始終不明白發生何事，基於自尊我放棄了，轉而接受我先生的邀約。

結婚

被愛冲昏頭了，第一次約會感受他的貼心，為了讓我自在赴約，他約了一群朋友一起看電影、吃飯。只是他並不明白我的視力很差，論及婚嫁時他對我說：「我的眼睛就是你的眼睛，我會照顧你一輩子。」他是做服務業，習慣對外表現他的服務專長；在養母家會主動幫忙家務，也常帶阿嬤出去玩。但是回到家就是一副老爺子模樣，連一根湯匙都不洗。第一次跟他到大陸旅遊，他要我不必帶手杖，他會牽我走，但他有時和朋友聊得興起，顧不得我，因此那次玩回來，我跌得鼻青臉腫的，氣得想離婚。

生小孩

在養母家做月子，坐月子期間阿嬤很心疼我的身體，要我多吃一點，我漲奶漲得很痛苦，她找到古早搗巾綑綁我胸部，得以舒解疼痛。

從新生活到谷底

先生家住在三重，他和親戚合夥開家具工廠，據他的說法，為了假日可以帶我出去玩，於是貸款買車子，扣除貸款和其他開銷，每個月給五千元當家用。無論我怎麼「儉腸捏肚」錢總是不夠用，民國八十一年我盤算外出工作，但景氣已不若民國七十七那般風光，加上又生了老二，只好在家帶小孩。民國八十三年，他的同事介紹我們買桃園房子，在沒有任何存款下，公公拿了三萬元的支票給我們當訂金買房了，但隔了兩年我們就繳不出貸款，只好把孩子託給保母照顧，朋友介紹按摩工作給我，當時雜貨店的老闆娘借我一間小房間使用，有客人按摩才需要付少許水電費，直到累積固定客源，我才開按摩工作室，收入也可支付三萬六千元的房款。

我努力賺錢，心裡踏實些，以為從此前程光明，但日常生活開銷很大，原因是先生是美食愛好者，孩子的教育費、育樂花費都被他「吃」掉了。此時朋友的話把我驚醒：「搗十六年的貸款，你的身體撐得住嗎？」我放棄了，民國九十年房子被拍賣

了。先生用他弟弟的名義第二次買房，但沒多久他的工廠倒閉了。有一天他要我回家拿重要東西「包袱仔款款咧」和他一起「走路」。

不，我不走，我想靠自己陪伴孩子正常讀書、長大。而他離家了。那是我人生的谷底；房子再度被拍賣，我要搬家、籌錢租房，還要硬著身子上班。

福報

我買房了。

當時遇到視我為女兒的老太太，租房子時，我害怕房租年年漲價因此想與房東簽五年租約，但所有房東都不肯，老太太陪我找房子，花了三個月終於找到一間十坪的樓中樓，信貸也順利辦成。我月入不及二萬元，養二個高中生的小孩，房貸壓力逼得我咬緊牙關，犧牲休假再到台北地下街幫人按摩，也因此錯過陪伴孩子成長。

來到半百人生

大兒子社工系研究所碩士班畢業了，目前在某家少年之家任職，他的能力不錯，不久即從組長升格為督導，前程似錦也有忙不完的工作，最近更精進參加禪修課程。小女兒也即將啓程到對岸發展。我不免埋怨孩子們沒把老媽放在心裡，很少陪我。孩子們總是「開導」我：「自己要想開，多多參與社團。」看著孩子像起飛的大鵬鳥，心裡又酸又甜蜜，自問：我盼的不就是這一刻？

最近，下班回到家明明累了，但突然會難過的情緒湧上來，只好走出家門，走著走著我又想回家了，這是面臨空巢期的恐慌嗎？沒關係，明天到行天宮求恩主公予我「蓋魂」保平安，更何況我參加愛盲基金會的生命書寫班，自在說自己，也與姊妹們交換彼此瑰麗的人生故事。

我的海海人生真精彩。